

禪宗法脈 4_一花開五葉

恒懿法師 2016 年 6 月 15 日中午講於金佛聖寺五觀堂-華嚴法會期間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阿彌陀佛！

昨天近育法師把佛教傳到中國，漢傳佛教有八宗，詳細的解釋八宗的來源跟它的義理。現在銀幕上放的這個表，其實和之前的是一樣的表，但是我把它改變，因為我發現有顏色的字，在這銀幕上不清楚，所以我就把它改成黑色字，這樣比較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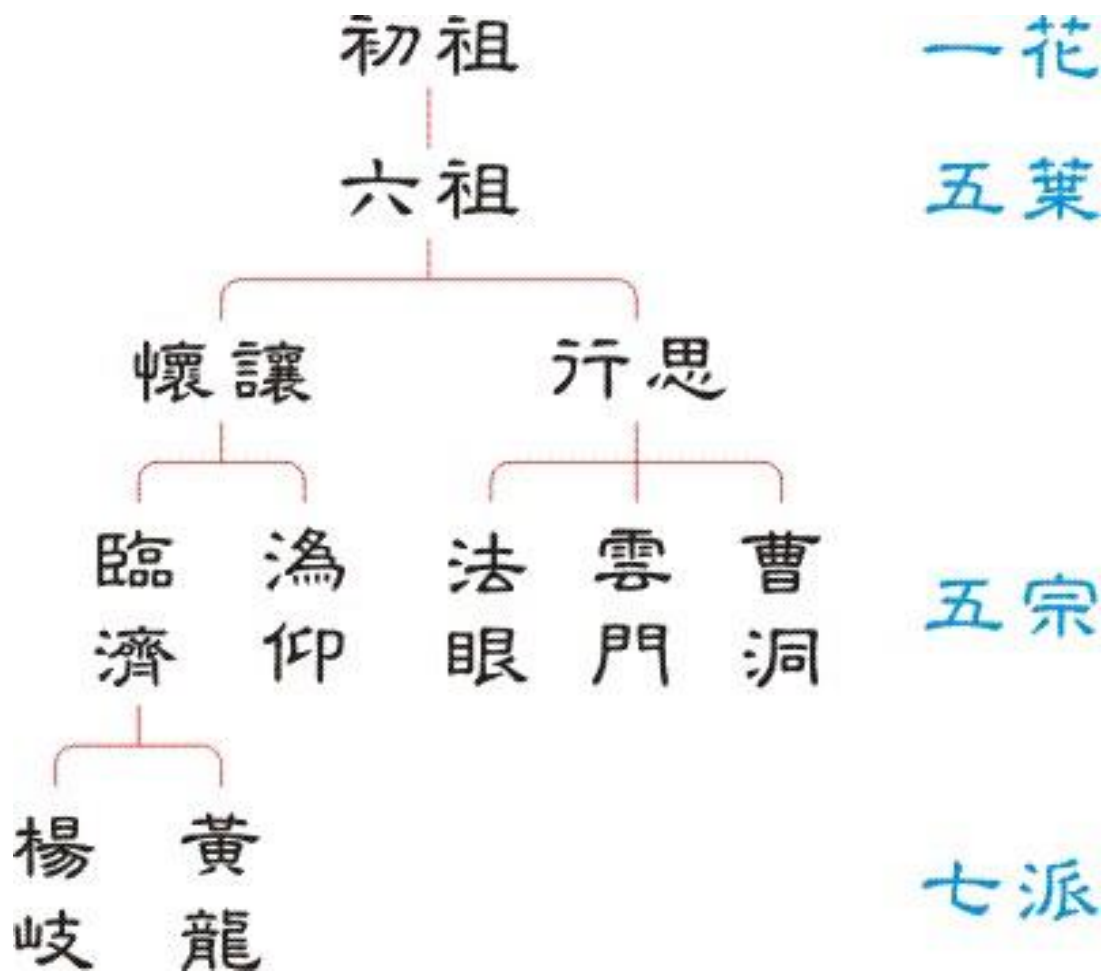
漢傳佛教

宗別	又名	始祖	闡釋
法性宗	三論宗	吉藏	諸法性空
法相宗	瑜伽宗	玄奘	萬法唯識
天台宗		智者	五時八教 一心三觀
賢首宗	華嚴宗	法藏	法界緣起 事事無礙 相即相融
禪宗		慧能	以心傳心
淨土宗		慧遠	信願行
律宗		道宣	嚴持戒律
密宗	真言宗	善無畏	三密相應

講到武宗滅佛的時候，很多宗派就衰退了。為什麼？因為經典被燒了或者是種種的原因，慢慢的沒落，只有禪宗越來越興盛，為什麼？因為禪宗是「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的一個法門，所以它不以經典為主來傳這個法。所以當經典被燒了，並不會影響到禪宗的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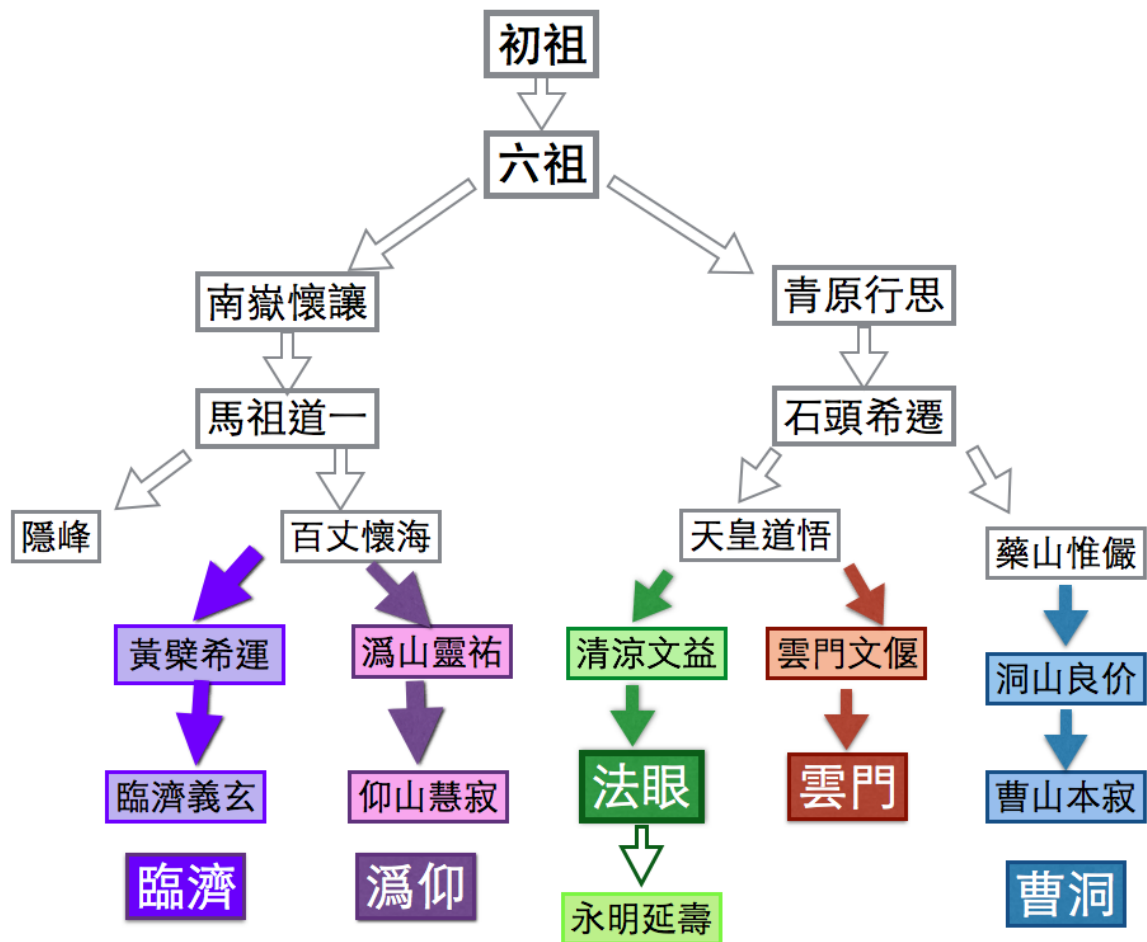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在這兒講禪宗，這又是為什麼？因為我們師父（宣化上人）是傳承禪宗的一個祖師，我們必須也了解一下這個禪宗到底有哪幾派，這對中國的禪宗傳承也能夠大致的了解一點。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表，就從初祖到六祖一脈相傳，因為都是一個傳一個，到了六祖以後就懷讓禪師跟行思禪師，懷讓禪師跟行思禪師後面又分為五宗。

往後的幾天，各個法師會各講一個宗，那我是講在六祖跟各個宗派之間。



這個是稍微比剛才那個比較詳細的表，你看這個不同顏色就是不同的宗派，會有各個法師來跟大家講。我現在講的就是這裡，南嶽懷讓禪師跟青原行思

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他是唐朝人，俗家是姓劉的，他是六祖惠能大師座下五大弟子之一，我們稍微仔細來看一下他的經歷。他從小的時候就是不會去駁人家，但是聽人家講一堆大道理不去做，他就是靜靜的聽而不講話。後來他聽說南華寺的六祖惠能大師真的有道，就是不只說，他也能夠行；所以他就跑去曹溪，在六祖門下。

見到六祖以後呢，像他們這種禪師，他們不會像我們這麼多禮儀的，他自我介紹都來不及了，馬上就問說：「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夠不用活在這種是非比較對立的世界裡面？」六祖大師沒有直接回答他，反問他說：「你平常都在做些什麼呢？」青原禪師就說：「其實平常也沒有在做什麼了，連追逐真理的心都沒有。」六祖大師就說：「那你這樣子也是在相對是非之中嘛！因為你沒有追求真理，這也就在相對是非裡面。」青原禪師就說：「其實呢，如果一定要用語言文字，我只能這樣表達；如果您認為這樣就是相對有是非的話，那我

也沒辦法。」六祖大師聽了以後，就覺得他真是個人才，所以就在六祖門下一直待著了。

有一天，六祖大師就把青原禪師招來，他說：「過去大德要取得證明，一定要拿袈裟、衣鉢來傳給徒弟，表示一種證明，也是對法的體會。但是一般人想要爭得這個袈裟，都會變成一種爭執；就好像我以前為了這個袈裟被人家追殺一樣，所以很多的災難。所以如果我把這個袈裟再傳下去的話，怕後代的人只會惡性競爭。」所以六祖大師他說：「這件祖衣，我就不傳了，就留在寺裡面；然後你就帶著這個心印的法門，到各處去弘法就可以了。」所以青原禪師這就等於已經接受六祖大師的法，所以他就跑去吉州的青原山去居住。所以其實他本來叫行思，因為古來的大德他在哪個地方居住久了，就以那個地方的名為他的名，所以叫做「青原行思」。那這個是很簡單的介紹一下青原行思禪師他是如何的接受法，如何的遇到六祖，如何的接受法的傳承。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懷讓禪師，他也是六祖大師的高徒。這個懷讓禪師他是在武則天那個時代生的，他跟青原行思禪師，他們兩個人等於是六祖大師下面的兩個大的支派。他本來是在荊州玉泉寺跟著弘景律師出家的，可是他在學律的時候，他一直覺的好像不夠，他總覺得他還需要在心性方面增進。所以他有個師兄叫坦然禪師，就介紹他去找慧安大師；慧安大師看他的資質後，反而介紹他到惠能大師那兒去。因此他留在惠能大師身邊有十五年那麼久，後來他才到南嶽的衡山那邊去弘法。

惠能大師的弟子也是很多都很有名的，比方說馬祖道一禪師，還有潮州的大顛禪師，藥山惟儼禪師等等，就是百丈禪師都是從他座下出來的。尤其是馬祖道一禪師，是惠能大師座下也是弘揚他的大法的一個大師。那個時候懷讓禪師在六祖大師座下的時候，六祖大師就跟他說：「西天一個祖師曾經預言，我的座下會有一隻馬殺踏天下。」意思就是說這個馬祖道一禪師將來會弘揚六祖大師的大法到全世界各地。所以這個馬祖道一禪師他的後代弟子就創造出臨濟宗跟沩仰宗。

我們仔細的看看懷讓禪師跟六祖大師之間的法是怎麼傳的。他從小就喜歡讀佛經，有一天有個玄靜法師對他的父母說：「這個孩子如果能夠出家的話，將來會有成就，也可以度眾生的。」所以他十五歲就到荊州的玉泉寺出

家，後來接受嵩山慧安和尚指點，就是我剛剛講，前往曹溪去拜訪六祖惠能大師。

六祖大師看到懷讓禪師的時候就問他：「你是從哪裡來的？」他就說：「我是從嵩山來的。」那六祖大師又問他：「是什麼東西，怎麼來的？」那時候他不懂六祖大師的意思。所以他啞口無言不知道怎麼回答。不過他就最聽話了，他一直在參。經過了八年之後，他突然間有領悟了，他就對六祖大師說：「我明白了！我終於明白了！」六祖大師就問他說：「你明白了什麼？」他說：「說什麼都不對。」那六祖大師馬上就問：「那還需要加以修證嗎？」懷讓禪師就回答說：「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就是你修證都不需要，也沒有什麼所謂的污染。六祖大師聽了以後，就印可他說：「你這個不污染，是諸佛所護念。你是如此，我也是如此，你如是，我如是。」所以我們可以，看看古來的大師祖師他們以心印心的方法，非常的直截了當，沒有什麼儀軌，什麼也沒有，完全就是一句話印心的。

這個之前，我們先講那個青原行思禪師，他跟著六祖大師之後呢，他跑去青原山居住。六祖大師他圓寂的時候，那時候有一個小和尚小沙彌，小沙彌叫做希遷，他就跑去問六祖大師說：「法師，如果以後您圓寂了，那我將來要怎麼修行？」六祖大師跟他講說：「尋思去。」這個希遷禪師，他就每天都坐在那裡打坐，都在那裡思。在曹溪南華寺有個首座，首座問他說：「師父都圓寂了，你為什麼整天坐在那邊，做什麼？」他說：「師父叫我『尋思去』呀？所以現在我每天坐在這裡尋思。」首座和尚說：「老和尚叫你去找青原行思禪師，所以叫你去尋這個思。」他就恍然大悟，說：「對啊！我應該去找這個青原行思禪師。」所以他就趕快跑去青原行思禪師那邊去。

青原行思禪師發現這個沙彌（希遷禪師）非常機辯敏捷，所以很受到行思禪師的器重。他曾經跟希遷禪師講說：「眾角雖多，一麟已足。」就是說我雖然很多角（麟），可是我一個麟就夠了；就表示稱讚他說：「在我這麼多人裡邊，你是相當出色的。」後來行思禪師讓希遷禪師到另外一個法師那邊，就是到南嶽懷讓禪師那兒去鍛煉。所以我們可以從這裡就知道，古來的大德他不會有門戶之見，不會說：「你是我的弟子，你不能到別的地方去，你到那裏就不要回來。」沒有！他都是讓弟子去學習，去得到更多的經驗。

後來希遷禪師就離開了青原禪師，到了南嶽這裡。他這個寺的東面有一塊大石頭，很平坦，他就在那兒結個庵（茅廬）在那邊住，後人叫他「石頭和尚」，所以我們會說「石頭希遷和尚」。他有著作，一個叫《參同契》，一個叫《草庵歌》。

談到這個《參同契》，師父曾經講過這個《參同契》，我記得師父在洛杉磯病得很嚴重的時候，我們有幾個師兄弟去看望師父，那師父看我們有一些人，師父就拖著病而拿出《參同契》來跟我們講。那時候才知道有這個《參同契》，可能是我們很需要知道這個《參同契》。我們那時候因為以為有錄音，結果錄音錄了一半就沒有電。那我跟恒貞師有寫一些筆記，但也不完整。回來以後，那時候在舊的金佛寺，我就把所有的資料和錄音帶都集起來，把它謄稿出來；這也可以說是師父最後一次的講法，所以我自己是很寶貝它的。我把它刊在金佛寺通訊上。我覺得這個很難得的，因為這個是師父最後一次說法；也是我跟這個石頭希遷和尚結下一個很好的緣。

這個就是，那石頭希遷禪師因為他跟著馬祖道一禪師，石頭希遷禪師他是在湖南，馬祖道一禪師他是在江西，這兩個禪師就好像他們的師父一樣，都會把他們的徒弟互相的來往。所以那時候宗上的一些我們叫禪和子或者就是學禪的人，他們就是江西跑，湖南跑，兩邊跑來跑去，所以那時候叫江湖江湖，「江湖」的名字就這麼來的。所以你不要以為「江湖」是講黑道，「江湖」就表示說那些人他們這樣來來回回的參禪。因為有時候在石頭希遷禪師這邊參的，覺得有些不足，以後他們就會去江西那邊去參，參完以後又回來，這兩邊跑來跑去的，這才說「江湖」。之後我會跟大家講一個例子，也是這樣子的禪師。

現在時間關係，我講個比較短的。就是有一個也是參禪的，他就到石頭希遷禪師那邊去參。那希遷禪師就問他：「你從哪邊來？」他說：「我從江西的馬祖道一那邊來的。」這個石頭希遷禪師就指著旁邊的一大片的木頭，說：「馬祖就像這個木頭一樣。」學禪的這個人就回去跟馬祖道一禪師講，說：「石頭希遷說您像木頭一樣。」馬祖道一禪師就問他：「你看那個木頭有多少？」他說：「哇！好多啊！一望無際。」馬祖道一禪師就說：「那你很辛苦啊！從那邊把它搬到這邊來。」你把這麼多的木頭搬到這邊來，不是很辛苦嘛？所以

你看以前大德這個心的豁達，其實不止是他們的修行，他們做人的態度，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典範。今天就到這兒。

阿彌陀佛！